

尘缘若梦



## 接生婆老太

■丁文书

单位有二百多人,且女同志居多,所以经常会听到年轻的女同事请假生产的消息,于是,我也会时常想起家乡的接生婆老太。

老太个子不高,三寸金莲,满头银丝挽在脑后盘成发髻,即使没有阳光,头发也总是亮闪闪的。老太做事利索,是村里村外有名的接生婆。那时候村里条件差,来请老太去接生的基本上都是步行,遇着急的、路远的,老太便会迈开脚,小跑着跟在人家后面。老太接生手艺好,从没听说失手过,即使遇到再难产的,老太也能顺利接生。老太人好,她的微笑总不知疲倦地挂在脸上,人们见着她也总是笑脸相迎。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,农村人生小孩,没有几个去医院的,大多数就在家生产。因此,我的父辈、我这一辈的好多人都是老太接生的。接生几百次、上千次,从没听人抱怨过老太。

老太每个月都会有几个外出接生的日子,那也是我最有盼头、最为开心的时候,只要人家生了男孩,老太忙完回家总会把一两个甚至更多的红鸡蛋悄悄送到我家。在那物质较为匮乏的年代,能偶尔吃到鸡蛋,真是天大的惊喜。一天傍晚,我们全家正吃着晚饭,老太爷“例行公事”似的走进我家。老太爷不大做家务,吃完饭总喜欢到我家串门,和我父亲说说闲话,唠唠家常。刚坐下,他自言自语道:“昨天晚上孩子老太去东风(隔壁村)帮姚好家接生,直到中午才回来。大半夜凉气太重,她感冒发热了,现在还躺在床上咳嗽呢!”话没说完,老太爷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红鸡蛋送到我的面前,又说道,“哎,也真是难为你老太了!”

老太不是我的亲老太,但对我确实

是好。在年龄相仿的伙伴里,我无论智力、长相都不出众,但老太非常喜欢我。只要看到我,老太就会摸着我的头夸奖说:“你看人家小四子(我在家里男孩中排行第四)长得俊,人品好,学习成绩也好,这个伢子将来肯定有出息!”那时候,我只能低下头,不好意思地傻笑着。小小年纪的我也曾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,但几十年前的农村孩子学习上没有一点压力,家长们只希望自家的孩子能活蹦乱跳、健康长大就行,对我们的学习没抱任何希望。于是,我偶尔端了小桌子、小凳子坐在家门口抄写几个生字或词语,就会得到邻居们的一次次夸奖,尤其是老太看我的眼神也显得更加怜爱了。或许是因为经常得到老太鼓励的原因,到了小学五年级,我的学习成绩渐渐好了起来,在左邻右舍几个伙伴里,我更是名列前茅。再后来,我上了中学,读了师范,进城参加工作。遗憾的是,老太都没能看到过。要是老人家能亲眼看到这一切,还不知道要高高兴兴成什么样子呢!

老太快八十岁的时候,大儿子因病去世。白发人送走黑发人,她伤心过度,成天坐在草屋前的凳子上很少言语,眼睛里总含着泪水,时间不长便离开了人世。几十年过去了,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太家在我家东侧,隔着一户人家,两间面南的草屋,旁边还连着一间更小的灶房。

童年的物质生活是匮乏的,但因为有了许多像老太这样的长辈关心,我幼小的心灵世界无疑是充实的。他们怜爱的眼神、一句句有些夸张的鼓励、在我头上一丝丝轻柔的抚摸,让我童年的记忆少了苦涩,激荡起对温馨与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情缘驿站



## “姐弟”情缘

■纪效成

如果说,妻子和我是“姐弟”,你会信吗?是的,我们真的是“姐弟恋”,只不过是异姓“姐弟”而已。

这一说,时光要回溯近40年之久。1985年9月,我进入师范学校,在班级里认识了“姐”,也就是我后来的妻子。当时,她坐在我前面,扎着马尾辫,穿着一件鹅黄的外套,忽闪忽闪的大眼睛,脸上洋溢着微笑。一见面,她就显示出很强的亲和力,尤其是她的眼神和微笑,“出卖”了她善良纯真的性格。

在一次课间,我们谈论起了年龄,她比我大一岁,在同学们的欢呼下,我们就正式以“姐弟”相称了。我叫她一声“姐”,她很清脆地答应着,随即两腮上有点红晕。当时的我,也没有想太多,可能是有点幼稚吧。

姐很关心我。比如,她会将吃不完的饭菜票悄悄地塞给我,看我打完篮球就递水给我喝,帮助我洗衣服并缝好被子……我喜欢读书和写作,她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读着一些名著,像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包法利夫人》等。我呢,见到这些书,两眼就发光,就“姐前姐后”地讨好着,最终她答应借书给我了,这一点我是真的很感谢她。有一回,我们班组织外出野炊。恰巧,我们分在一组包饺子。她包饺子又快又好看,赢得同学们的一片掌声。我们组将煮好的

饺子送给别的组。自然,掌声与喝彩声不断。但是,她一副“宠辱不惊”的样子,像一个女神,让人赞不绝口。

快毕业的时候,我邀请她到我们水乡去做客。她答应了,并邀请几位关系要好的女生同行。到我家时,她们女生也不知哪来的兴趣,非要下鱼塘捉鱼。小鱼小虾之类捉了不少,但她们的脸上也涂了色彩,真像捕鱼人。酱水煮小鱼,醇香味鲜,她们吃起来很有一种满足感。我听其他同学说,姐特别喜欢吃鱼虾。晚上饭后,不知是哪位女同学同她开玩笑,说:“你喜欢捕鱼,毕业后就来这里,一生有鱼吃。”她的脸一红,朝我看一看,笑着说:“你说可以吗?”我大声回答:“只要你愿意,我可以天天让你吃到鱼。”同学们哈哈大笑,我们也都不好意思地笑起来……

后来我们结婚了,女儿出生了,但我们依然以“姐弟”相称。姐工作业务能力强,为人和善,深得同行们的称赞。她常常任教毕业班,而且工作成绩名列前茅。后来,她成为学校的教导主任,工作更加辛苦。但她从不叫苦喊累,每天除了家务、工作,还要抽出时间来照管我这个多在外、少在家的弟弟,我的一点点的进步,乃至生活自理、处理家庭与亲友之间的关系等,都是姐在背后指点我。  
淮安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0517-89888733

## 名人话

亲缘依依



## 母亲为我做早餐

■仲启新

清晨我洗漱完毕,看到母亲已经将早餐端上桌,有我昨天带回来的糯玉米棒,还有煮草鸡蛋。更让我两眼放光的是,母亲做了一盘油汪汪的香椿炒鸡蛋和两块榆叶棒面饼。我先拿起一块饼咬了一口,榆叶嫩滑滑,是早春榆树枝头最嫩的芽,再夹一块香椿炒鸡蛋,香椿也是清香鲜嫩。这一饭一菜,一直是我的最爱。我饼不离嘴,筷不离盘,以风卷残云之势将两块榆叶饼、一盘香椿炒鸡蛋消灭干净。

母亲坐在旁边看到我的吃相,心疼地说:“还没吃过瘾吧?早知道多留些,最嫩的叶子,就撸了一回,做了饼,又送了邻居,只给你留了这两块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,我这才想起,刚才光顾吃了,也没问这从哪儿来的。现在已经是初夏,香椿树头上早已经枝繁叶茂了,榆叶也成了老树叶,无法下口,母亲这是从哪变戏法变来的?

最终,母亲揭开了谜底,香椿头是早春时从香椿树上摘下的第一拨春芽,母亲采下放进冰箱保鲜着,等我们周末回家来吃,榆叶也是的。

母亲在数个周末没等到我们之后,将香椿烫好冷冻了起来。榆叶也做成了榆叶饼,分给左右邻居品尝,最后留了两块也放进冰箱冷冻起来,一直到我们两个月后回家来,母亲迫不及待地捧出她的宝贝。

母亲喜欢吃糯玉米棒,我每次回家都会给她带点。于是,我赶紧将孝心奉上,母亲又顺势掰开一半递过来,让我再吃点。

看着母亲递过来的半截玉米棒,我分明感到,那是母亲另一半的爱。母爱,母亲从未吝啬,在母亲的心里,孩子永远是孩子,永远是她的心头肉,永远摆在第一位。

母亲无私的爱,滋润我们成长,教育我们做人。母亲这一顿美味早餐,温暖我的春夏,温暖我的四季,温暖我的人生。



「缘」借着「酒」把人间的事说尽,亲缘、情缘、友缘,所有的一切都是缘分。

——诗歌评论家 耿占春

## 孩子带我看牡丹

■和少波

周一早上睡过了头,升旗仪式迟到了。慌里慌张,我的手机从兜里掉了出来,外屏开裂了,还好不影响使用。

第二节上课时,异常调皮的女生小婷又在下面偷偷地吃起了辣条,满教室都是鲜辣的味道。我气不打一处来,对她说:“我一定要帮你改改这坏习惯。”她淘气地对我说:“我才不想改呢。”

下课了,正逢大课间,我把小婷带回了办公室。打开手机,我看到了邮箱里的一条退稿信。辛辛苦苦写了好些天,都白费了。唉,我咋这么倒霉啊?看着小婷,我都闷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这时,小婷忽然说:“老师,咱学校的牡丹花开了,我带你去看看。”“哦,是吗?”说实话,我还真没注意。看着她恳切的眼神,我迟疑了一下,还是答应了。小婷一路小跑,带我来到了教学楼后面的一处绿化带。果然,红的、白的、紫的,硕大的花朵迎春怒

放,晶莹剔透的花瓣散发着迷人的花香。哦,多美的牡丹花,我不禁嘴角上扬,露出了那天我的第一个微笑。

“老师,还有呢!”小婷又招呼我去看了另外几处牡丹花。没想到,我们校园里居然有这么多美丽的牡丹花呀。每到一处,我举着手机恨不得把每一朵牡丹花都拍下来,回去制作一个课件,让班里孩子都看看。回到办公室,我问小婷怎么想到要带我看花呢。小婷兴奋地说:“老师,你不是说过调节情绪可以转移注意力吗?今天见你一直不高兴,我就想着让你看看牡丹花。”刹那间,我的心如牡丹花般陡然开了。

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,真诚地说:“谢谢你的帮助!你看,老师也需要你的帮助,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,你说是不是?”小婷点点头,笑了,宛如一朵娇羞的牡丹花。



分天空

國緣V9 清雅酱香

成大事必有缘



【酱香新经典】

淮海晚报社《缘文化》版由  
联办 今世缘酒业